

陈恒学书论又序



陳垣撰

陳垣學案稿文集

第一集

中華書局

陳垣學術論文集
第一集
陳 垣 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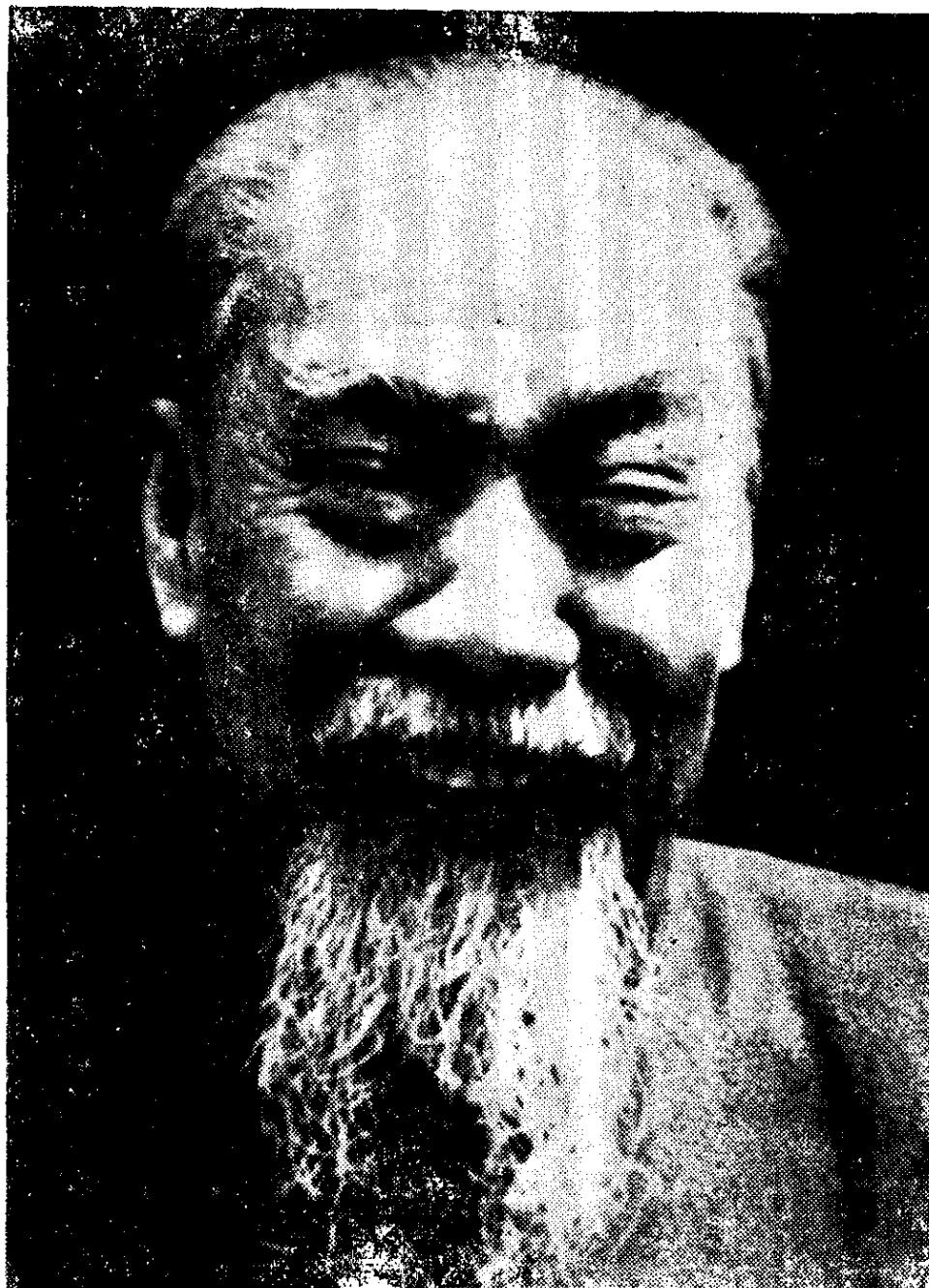
*

850×1168毫米 1/32 • 18 印張·31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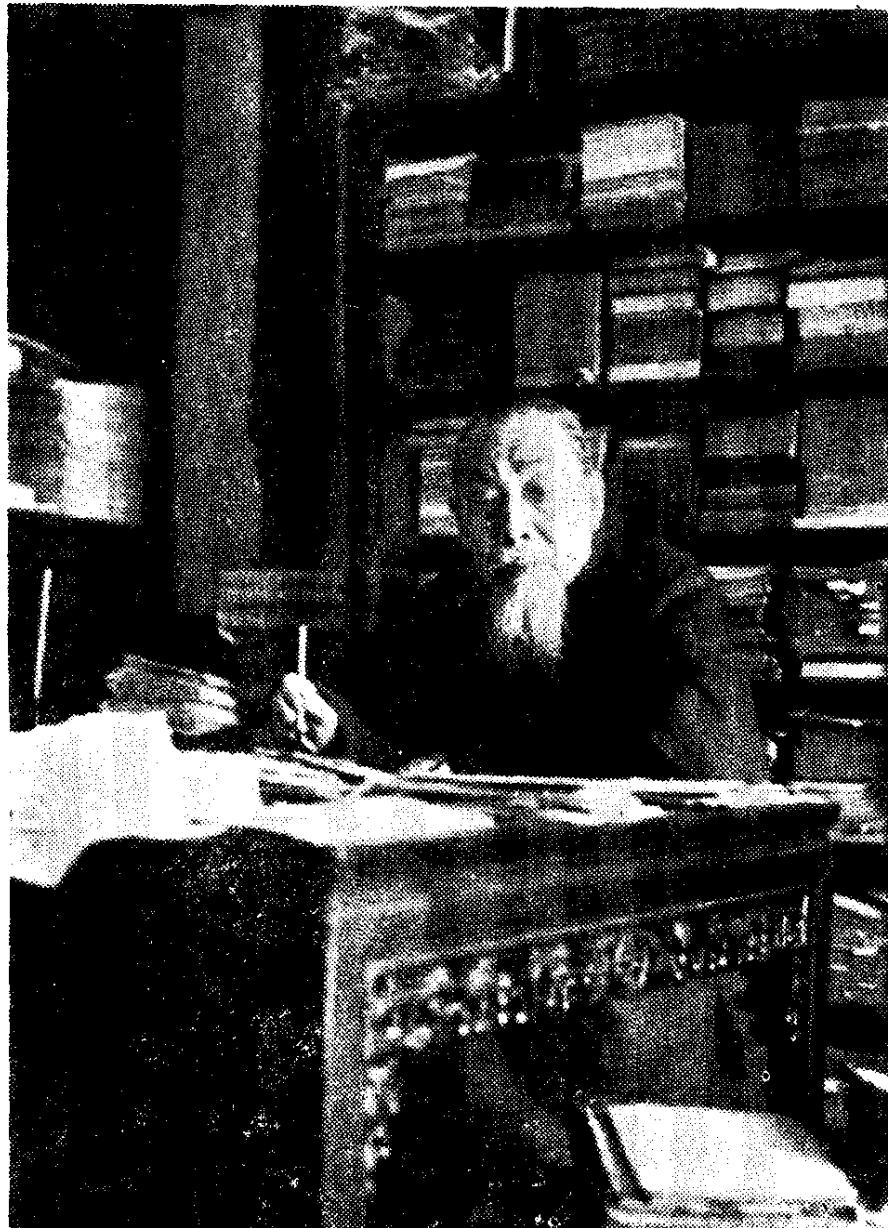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852 定價：2.00 元



一九六三年五月攝



攝於書齋

前　　言

陳垣同志（一八八〇——一九七一）自從一九一七年發表他的成名作《元也里可溫教考》以後，半個多世紀中，一直從事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曾先後擔任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史學系教授、名譽教授，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北平師範大學史學系主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工作者。他還被選為前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

陳垣同志的專著，解放後大部分已經出了單行本。他的單篇學術論文，則一直還沒有結集出版。還在五十年代，他就有意編選一部學術論文集；一九六二年，應中華書局之約，編選工作開始進行。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文集未能編成出版。

陳垣同志逝世以後，家父樂素同志就着手搜集他的遺文的手稿及有關資料；啓功和劉乃和同志對論文集的編選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傅璇琮等同志也積極給予協助。沒有他們的努力，這部學術論文集是不可能順利校訂完成的。在這裏，還要感謝侯外廬同志為本書題簽。

編入這部學術論文集的，主要是陳垣同志已刊的單篇學術論文。全書分兩集，第一集主要是解放前發表的有關宗教史的論著，其餘的收入第二集。所收文章按內容分為若干組，每組的文章又按寫作

或發表時間的先後排列。

陳垣同志一九四七年在馬相伯先生文集序一文中說過：「余有不能已於言者：凡人爲文，逾若干時，輒不愜於懷，此求進之心則然。故凡生前所爲文，未經最後訂定，卒後由他人代爲裒集者，未必悉符本人之意。惟相伯先生集稍異乎是，……凡先生已刊諸稿，必擇其曾經先生手校者收之；未刊稿必擇其親筆者存之；其爲先生口述，他人筆錄者，必註明之。」這部學術論文集的校訂工作，就是根據上述精神。

一、文章發表後又經作者校訂者，均採校訂本；校訂不止一次者，採最後之校訂本。

二、凡保存有原稿者，均用原稿校對。

三、凡爲作者演講之記錄稿，均作說明，並盡量採用經作者校訂或審閱之記錄稿；有演講提綱者，用提綱校訂。

四、文章引文，盡可能查對出處。因版本不同而發生之差異，一般不予改動。

五、少數文章中偶與學術無關之內容，酌加刪節。

六、原文只有斷句者，加標點。原有標點者，一般不予以改動。

總之，力求使這個校訂本能符合作者的原意。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是陳垣同志百年誕辰。這部學術論文集的出版，也是對他的紀念。

陳智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北京

目 錄

元也里可溫教考	一
重刊鐸書序	一
休寧金聲傳	五七
重刊靈言蠡勺序	六
重刊辯學遺牘序	六
大西利先生行蹟識	六
浙西李之藻傳	七
三版主制羣徵跋	八
基督教人華史略	九
基督教人華史	一〇
附：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	一一

再論遵主聖範譯本	二七
跋教王禁約及康熙諭西洋人	二八
華亭許纘曾傳	二九
跋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	三〇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敍錄	三一
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	三二
從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說到石老娘胡同當街廟	三三
許之漸軼事	三四
陳白沙畫像與天主教士	三五
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三六
涇陽王徵傳	三七
記許纘曾輯刻太上感應篇圖說	三八
燕京開教略畫象正誤	三九
馬定先生在內蒙發見之殘碑	四〇

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 二四九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二五五

火祆教人中國考 三〇三

摩尼教人中國考 三〇九

附：摩尼教殘經兩部 三七五

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三九六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四〇一

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 四三一

附：丘耶西遊倡和詩 四三九

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 四四三

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 四四九

敦煌劫餘錄序 四七四

關於四十二章經考 四七七

湯若望與木陳忞

四八三

語錄與順治宮廷

五二七

順治皇帝出家

五三三

回教入中國史略

五四二

元也里可溫教考

-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 第二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 第三章 也里可溫之戒律
- 第四章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 第五章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 第六章 也里可溫軍籍之停止
- 第七章 也里可溫徭役之蠲除
- 第八章 也里可溫租稅之徵免
- 第九章 也里可溫馬匹之拘刷
- 第十章 政府對於也里可溫之尊崇
- 第十一章 異教歸附也里可溫之一斑
- 第十二章 也里可溫被異教摧殘之一證

第十三章 關於也里可溫碑刻之留存

第十四章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第十五章 總論

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認定元史之也里可溫爲基督教，然後搜集關於也里可溫之史料，分類說明之，以爲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惜乎著者譏陋，得見元代著述至少，未能滿其志，冀博雅君子之教之也。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元以前未聞有也里可溫之名也，讀元史則數數見也里可溫四字相聯屬矣。也里可溫之名之見於元代著述者不一，果爲何等語耶？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溫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國語解曰：也里可溫，蒙古語，應作伊嚕勒昆；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又曰：也里可溫，有緣人也。（卷二十四）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卷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

方爲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爲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卽天主教矣。（卷上）

謂也里可溫爲卽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儀徵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爲確切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謂；繼知阿刺比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多桑此語，非能臆撰，必本於拉施特諸人。（卷同上）

多桑爲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譯文證補多採之，其言自可信據。惟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余未之見，洪書亦未舉其文，疑卽至順鎮江志之大興國寺碑也。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爲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爲福分人者，或指其爲奉福音教人也。此馬相伯丈說。

魏源元史語解略，乃謂答失蠻、耶里可溫者，本紀免租稅，皆有此二等人，在僧道之

外，蓋回教之師也。元典章稱先生曰耶里可溫，蓋可溫卽今之所謂阿渾也云云。（元史新編卷首）可謂勇於武斷者矣。元典章之所謂先生，元人以稱道士也。有時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有時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有時曰僧、道、也里可溫，其義一也。均詳於後。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可孛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稱爲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斡甯監謂土耳其語 Fair but not white (清而不白)爲 Arghum，西藏地方亦稱混成民族爲 Argoons，故也里可溫卽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註云：亞雷伊遷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 Arcoun，又亞爾美尼亞之士鐵歡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 Ark'haioun，關於此語源，殆爲多伊利亞之希臘語 Arkhon 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巴拉超土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 Erkeun，是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爲基督教徒之總稱也。（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又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溫，布烈多士迺迭爾斷其爲基督教徒，然不說明其理由及語源。據元史之記載觀之，則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溫，自迫敖特多陷落，撒拉遜帝國滅亡後。多桑蒙古史云：憲宗卽位之初，遵太祖、太宗之詔命，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之僧侶，皆免租稅。可知蒙古人於憲宗時，已認許基督教徒之勢力，以之與回、

佛兩教僧侶，受對等待遇矣。然於也里可溫 Arcaoun, Ark'haioun 之語源，從來無說明者。考迫敖特多之陷落，爲希治拉紀元六五六六年摩遐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即太陽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當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時蒙古人始知阿刺比語 Rekhabiuⁿ 之稱，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 R 音，其母音之間不能發 B 音，故不得已於 R 之首音前，加以母音，例如 Rintchenpal 變爲 Erintchenpal（懿璘質班）是也，而在母音間之 B 音，必讀爲 W 音，且母音中之 A 與 E 常相通，O 與 U 亦然，故

Rekhabiuⁿ = Erekhawiuⁿ
= Arekhauiⁿ
= Erekhawün
= Arekhawün

由此觀之，則多桑弓用書之 Ark'haioun, Arcaoun 明與 Arekhauiⁿ, Arekhawün 同語，予以是決也。里可溫爲阿刺比語 Rekhabiuⁿ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按阿刺比語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已言之。阿刺比語稱上帝爲阿羅，唐景教碑稱无元真主阿羅訶，翻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秦云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

生供養。故吾確信也里可溫者爲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卽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說。

第二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綦詳。今巴黎文庫中，尚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影本曾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而馬可孛羅遊記，則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請教皇派道行高深之教士百人來華，並挹取耶路撒冷耶穌墓前長明燈之聖油，以爲紀念等語。此事於元史，亦至有徵也。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應作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卷十二）

馬八兒等國傳：至元十九年，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抵俱藍國，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人觀。（卷二百十）

馬八兒國卽馬可遊記之 Maabar，俱藍國卽 Koulam。馬可遊記亦有自馬八兒國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國曰俱藍，此間有多數基督教徒及猶太人旅居其地之語。也里可溫主者，教主也。七寶項牌者，殆卽佩項十字牌之類。藥物二瓶者，殆卽耶